

上山城青

著 秋 治 王

行 印 館 書 印 務 商

青 城 山 上

王 冶 秋

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重慶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上海初版

(85422 滬報紙)

青 城 山 上 一 冊

定價國幣貳元肆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 者 王 冶 秋

發 行 人 王 雲 五
重慶白象街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各 地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目次

她	一
青城山上	二一
走出尼庵	六一
沒有演過的戲	一七
後記	一五五

她

記算着日期，該有信來了。果然，在下午郵差來的時候，便帶來了一封筆跡有些生疏的信。薄薄的一頁，寫着這樣的幾行字：

「蓼！

晨風裏，又是那樣的大霧，天又那樣的冷。我走着，想着，也許那一個人會送我的罷，誰知到了車站，你已早在那裏了。風裏的頭髮，黃眼珠，想讓我不要難過的微笑。我都記在心裏，除非有一天我再見了這三樣東西，我是不會忘却的。

蓼！就在那最後的時光中，我真幾乎爲了你，不願走了。可這怎麼能呢？走吧！在風雪裏，在戰鬪裏，我想一定會遇到你的，我狠心的走了。

此時我在成都一家小旅館的菜油燈下，明天又被安排在另一個車上。這我很不願意，因爲這個車旁，曾經站過你。

燈油完了，茶房又不願再添。就在這裏停住吧。我希望能在劍閣再給你寫信，不知爲什麼，很喜愛這名字。

「黑玫瑰」八日。這個名字你說是別人這樣叫我的，我不信，我想，就是你起的。」

從那一天起，我盼着信封上有「寄自劍關」的信，可是直到今天，五個月了，沒有再見着她一個字，我寫下二十幾頁信，也無從寄發。翻車了嗎？不會的，我會經留心着每一天的報紙。真的已經上了戰場了嗎？那也應該有封信來的。——唉！有誰個能告訴我她遭到什麼樣的災難呢？

學校開學了，那兩天，我幾乎整日的在禮堂前站着，學生，同事，陸續的來，招呼，握手，同時帶來了都市和鄉村的氣味；弄得人羨慕也不是，難過也不是。學生們，尤其是女生，都像熱辣辣的在母親的翅膀下才爬出來的雛鷄；同事們呢？大多把半年的積蓄，化在路上，花在家裏，或者是花在都市的電影院，飯館……裏，這時帶着滿臉的旅塵四下裏張望着。

在他們的臉上，找得出依戀，找得出輕鬆，也找得出溫暖。更找得出對這環境的生疏與不快。——一進門都還是笑嘻嘻的，可是一打開被捲，自己在那攤鋪的時候，一種不願意的神色便來了。懶懶的，沉思的，這里在他或她都感到冷清，感到枯寂。

我呢，反而覺得兩個月孤苦的生活，從這里才找些刺激與滿足。

我覺得，最好看的，是新來的同事，男的，還無所謂，有的，一放下行李，就滿處亂竄

了。女的，尤其是剛出了學校門的，便處處顯着瑟縮，見了學生，看他們向她指，向她看，有的便低下頭，有的便整整衣裳，或者把手中提着的小包，換了換手。見了這禮堂前的一伙人，更覺得怎麼也不好，走路的地步，都顯然的有些錯亂了。

可是，在行了開學禮的這天下午，我正坐在禮堂的前石欄上向大門那里望的時候，前面走着一個人，白上身，藍色的工人褲，個子相當的高，很健壯的樣子，後面校工提着一個柳條包，向這裡走。

忽然從宿舍裏，跑出許多學生，笑着，鬧着，有幾個便裝着互相追打的樣子，跑在這個人前頭，看一下，又叫着，跳着的跑了。

人也走近了，我又看到這情形，我知道是女的，可我想着：學生吧，不像，從來沒有這樣裝束的；先生吧，這像是體育教員，我們已經有了兩位女體育教員了，怎麼會還請來一個呢？

正在想着，她已經走到禮堂前的台階下面了。校工也放下來柳條包，喘吁吁的向她說着：「先生！你在這等一等，我問問主任，你住幾號！」

她點頭答應着：「好！」聲音非常的清晰，而且毫無不自然的情態。她說了以後，就用一雙又大又光彩，又有長睫毛的眼睛，向四下裏看。這時，學生已經圍上來了，有的搭訕跟我講話，她却拍着一個較小的孩子的頭：

「你們沒有見過這樣衣服嗎？這樣圍着看！」
嘴很大，可是嘴唇並不寬，像鯽魚的嘴，張得圓圓的，露着潔白的牙齒，向學生們誠摯的，親密的笑着問。

臉和胳膊，都很黑，可是一種潤澤的光采，照着人的眼，這只有海水浴場裏可以見到這樣健美的光輝。馬上使我想起了海，想起了夏天的海。

碧藍的水，黃白的沙岸，鹹腥的風，火似的陽光，就有這樣的姑娘，在沙灘上躺着，像墨玉似的發着光。

同學們問些什麼，我也忘了答。就在這時候，她轉過臉來望到我，孩子似的笑着，並不是在招呼，可心裏仿佛已經在呼喚了。

就像在那里見過，她那樣認真的看着，我反到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借故去看報，我就走進了禮堂前的閱報室。

在第一次的教導會議的席上，才知道她的名字，——這是主任一個個的介紹下得來的，並且告訴了他擔任的課程和職務是：國文科的教員和圖書管理員。

在只有六七個人的國文學科會議上，我躲在一個角落的椅子上抽煙，老實說，我怕極了這樣的會議，永遠那一套，而那一套就永不會實現，叨叨叨，叨叨叨的說教，我只好把煙一根接

着一根抽，使腦子完全昏了，浮在一片什麼也聽不見的屋角上。

而在我換上第三根煙的時候，她望着我放下那一隻煙蒂的手，眉毛皺一皺，隨即又笑着去望了別處。——這裡說述着不應該有的關切。我爲了酬答這新朋友的好意，我弄滅了剛吸了兩三口的煙。

會議進行到最後一次「臨時動議」了，主席笑着看我，我說：

「不用笑！還是每次的那個動議，『主席請客』！」

大家都笑了，主席當然只得答應，一齊出了校門，往上街的那條路上走着：

這是沿着小河的一條路，灣灣曲曲的，還要穿過一兩個竹林，短短的行旅，却有一兩次我同她走在一起。她很歡欣的樣子，看看這，看看那，忽然她笑着問我：

「這離街還有多遠呢？」

「沒有多遠，大約有三四里地，」我用手指着河流轉灣的那個方向說：「那看到的就

是」！

她仍然是穿着一件白襯衣，工人褲子，手插在袋裏，眼，那一雙大眼睛向那個方向看。

飯館裏，大家把會議上的一付臉拋掉了，也聽到些真的言笑，尤其是因爲今天是禮拜六，不用顧忌着上課同發卷子，更像去了鎖枷的囚徒，瘋狂的歡叫着。

我叫來了四兩酒，另兩個女同事是不喝的，「主席」是有病，也不喝；結果只有我同那兩

個喝，這位新同事，又是女的，也不便去斟，可是她看見我斟滿了一盅的時候，她却遞過杯子來，說：「我也喝一點」！我很奇怪的看着她，並且爲她斟了半盅酒，她看了看，笑了。

「你怕我喝醉了？我可以喝這樣的三大杯呢」！

反來弄得不好意思，另一個佻皮的女同事又乘空子來了一句：

「人家拿着杯子去，爲什麼只倒半杯呢」？

主人奪過去壺，向她讓着，他却蓋着杯子無論如何不讓再倒了。主人下不了台，便說：

「不喝也可以，得請×先生自我介紹，我們同事快一月了，可是我們還生疏的很」。

大家常然贊同這個提議，不知是誰，還拍了兩下掌。

「沒有什麼值得介紹的，過去是一個學生，這次是頭一回當教員，希望各位先生多多幫助

我」！

當然這樣說是不會令人滿足的，可再怎樣講，她也不開口了。只是默默的喝乾了那杯酒。臉上泛着紅的顏色，她很香的在吃着飯。

不知是有意呢？還是無意。飯後，回學校時只剩下我們兩個，男同事們都回了家，女的說到街上住的那個體育教員家裏去。

出了飯館的門，已經黑得看不見路了，只有一兩個賣水菓的攤子上，還閃動着小小的燈火。

我們向來的路上走去，在轉灣的那里，買了兩隻「牽籐桿」。

燃着，還沒有走幾步，她的却滅了，我把我的給她，又到小攤子燃着了這隻，告訴她怎樣的拿着，才不會滅。她很聽話的樣子，把灣的地方朝上，火正衝着風。

離街市遠了，正走在沒有人家的河壩子上。火光裏，我看到她亮晶晶的眸子。我們沒有話，可是好像在什麼地方跳躍着話語。

下了一個高坡，走到一條小道上，河中的小船上偶爾有一點亮光，我向她說第一句話了：「走這樣的黑路，怕不怕」？

「怕？我一點都不怕，我走過許多這樣的黑路，連這個火把也沒有，這倒很有趣，像打下台兒莊的遊行」。她看着火苗子大起來了，抬起頭來望着我，「×先生！你來這好久了吧」？

「一年多了」！

「這種生活，你覺得怎麼樣呢」？

「我嗎」？我辛酸的苦笑着：「十年了，這樣的生活！怎麼樣？簡直是麻木了，說不上來什麼」！

「十年了？那怎麼樣過的呢？我來了還不到一個月，就膩了，我覺得太靜，太沒有波浪，你沒有到過海邊吧？那里永遠是動蕩的」。

提起海，像觸着我最適的一根筋，我說：

「我是最喜歡海的！而且在海濱住過兩年，我頭一天看到你的時候，我就想問你是否從海濱來的」。

「是在禮堂前面吧？第一天看到，我就覺得彷彿在那里見過」。她說着，望着我笑，笑得那樣甜，彷彿一塊巧克利糖在火光中化了。「海，你在那個海邊上住過呢？我是在海邊上長大的！青島你一定去過的，我原籍是浙江，我是在青島生長的。你爲什麼想着我是從海濱來的呢？是不是看着我黑」。

「黑，也許是罷！我覺得小姐們有這樣健康的顏色只有海濱浴場裏才有。煙台，青島，我都去過的，你在青島住在那裏呢」？

「李村！你知道吧，抗戰後我才出來，母親也逃難逃死了，兄弟呢，在父親朋友的家裏」。

正穿過一座竹林，竹葉颯颯的響，火把的光像也縮小了，她低下頭，在臉上失去了笑。我不敢再接着說些什麼，默默的又穿過一個林子。

學校的燈光已經在望了。我仍然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。她幾次抬起頭來看我，又低下了。

已經走進了校門，應該分路了，她忽然停止了脚步，向我說：

「你回去吧！希望以後常常能夠談一談，那邊的同事，我簡直談不來。我看這裏的同事，

穿得不好的，就是我們兩個了罷？」

「我送你去吧！」我看了看我的一身快要洗白了的灰制服，笑了笑，「希望常常談談，我這裏也是寂寞的很」。

「我還得請教你幾句書呢，我簡直講不好這些舊東西！」

火把快完了，他說：

「你快回去吧！火把快完了，明天我來找你問書。謝謝！不要再送了」。

第二天我却有一件必需品的事，一早便出去了，我想早點趕回來，誰知回來的時候，她却已經來過了。女生部我懶得去找人，有一點點小事都能馬上添上枝葉，長滿了學校以及校外，所以只有悵惘的躺在床上。我想着，這樣一個痛快可愛的孩子，爲什麼要教書呢？在我覺得，教書的，是在社會上碰得頭青眼腫，什麼野心也喪失了的人的事。

功課表，排得很怪，我在男生部上課的時候，她在女生部；我在女生部的時候，她在男生部，只有第三天的一次，在路上碰見了，點點頭，很冷淡的樣子。

那天下午，我到圖書館去借書，她正忙着寫卡片，好像根本沒看見。我取了一本書，寫了一個條子交給工友，走了。

我覺得這樣也好，幾日來攪亂了心，反來平靜了一點，到晚上，我又提起了筆，把面上都有了塵土的稿紙，吹了吹，又繼續寫那文學史的稿子，我想着，稿子假若能賣了，我將拿它作路費，開始改行。我咀咒着自己，抗戰後，決心不教書的了，爲什麼又這樣的混了三年呢？我一定要在學期終了以前，完成這本東西，我決心下了課就坐到屋裏寫，那里也不去。

這晚上我居然寫了五頁稿紙，一種新的希望伴着我鑽進了被窩。

從此，除了課堂上，那里也見不到我，同事們都說我變了，常常一塊打球的同學，更覺得奇怪。

又一天的下午，男教聯同女教聯比賽排球，雖然通知了我，而且我滿口的答應了，可是到時候，我從房裏面鎖上了門。有幾次人來敲門，都以爲沒有人走了。

就這樣的我度過了有一個半月的時光。

忽然，我病倒了，是怕人的虎列拉，其間手指甲都變紫了，幾乎死去。結果是七磅鹽水又救了回來。學校裏怕負責任，同事的怕傳染，在那剛有轉機的時候，硬逼着要讓我搬到醫院去，我有氣無力的解說着不能搬的理由，終於費了很多口舌，才允許了我的要求，搬在禮堂旁的一間空屋裏。

這地方很偏僻，一天除了有入送三頓飯以外，很少有人跡，偶爾有一兩個同事，到窗外問

一聲，便趕忙的走了。學生是禁止來的。（一個學生偷偷的跑來告訴我的。）

我想不到會這樣的厲害，僅僅十幾點鐘的功夫，便把一個人完全纏倒了，身後又有兩個大包，連翻身也不便。只能夠側身看着牆壁，——空無所有的牆壁。

「時間，像一汪死水停滯在這里，怎麼也不往前流動，從這頓飯到那頓飯，便像小孩子盼着過年一樣。好容易才盼到。——這樣，度過了四天了。眼睛，我覺得已經陷在骨眶子裏，手呢，成了一小把乾柴，心境的寂苦，更像冷風裏的一棵枯草。」

這天早晨，我託送飯的替我買了一盒烟，送午飯的時候，居然帶來了。吃完了飯，他收去碗筷，我像得到什麼安慰似的，燃起一枝烟，頭本來就昏，吸了一口烟，更加昏痛了。可我還是吸着。望着烟陣，彷彿從各個角落裏擠走了寂寞。

正在這時候，萬，萬，萬的有人在急促的敲着門。我問着：

「誰？」

「我！」

一個女子的聲音，我判別不出這是誰，遲疑了一會，她又繼續的說着話：

「我剛剛才知道你病了，一個學生告訴我的，你現在怎麼樣，我可以進去吧？」

我聽出來是她了，說話的聲音，還帶着喘息，彷彿是跑了來的。

「我好多了，虎列拉，進來不好吧？謝謝你！我不能起來送你了！」

停了一會，我以為她應該走了，可沒有聽到脚步聲音，終於門格呀一響，她進來了。

「我是不怕傳染的！」說着走近我的床前，睜着大眼睛望着我。胸部那裏起伏的動着。「怎麼幾天沒見，就這樣的瘦了？現在還吃藥不吃呢？想要什麼東西，我替你買點來」。

「謝謝你！現在就是養了，那邊有凳子，請你坐一會，我不要什麼東西，我想要的，就是有人來看我，可是又怕傳染了你們」。

「只要不至於累着你，我願意每天來看你，我不怕傳染，我相信我不會被傳染的，你不要擔心！」

我聽了她的話，本是已經激蕩的心，這時更加激動得想掉淚。我又想起那天失約的事，我向她解釋着：

「那個禮拜天，真對不起，我有一件非去不可的事，我特別早去了一會，想早早趕回來的，可是回來的時候，你却來過了，女生部我又不願去找人，我想，你一定是生氣了。……」

「當時是真有點氣，我想着，有什麼要緊的事，一早就走出去了呢？後來也就沒什麼了，我看你倒是氣了，到圖書館借書也不招呼我」。她望了身後的凳子，坐下了。「我覺得你要還是少說話好，什麼都怪我，過去的不要再提了，你不是悶嗎？你想知道些什麼，我說你聽好了」。

我也感到說話的時候上氣不接下氣，於是我就要求着她告訴我這幾天的時事以及她個人過

去的經歷。

出我意料的，她對於時局的報告非常的簡要，有條理。而且後面還有一個正確的分析 and 總結。

說了這一段以後，她臉紅紅的笑了，

「一定是有遺漏和不正確的地方，你不要見笑，等你病好了，我們能隔兩天在一塊討論討論，我想一定會使我進步的！」

我實在感覺着慚愧，一方面又感覺着歡喜，我說：

「分析的太好了，真的，討論是很需要，可我相信，得着進步的是我！」

「你不要說這些話了，我給你說一說我自己吧！可是你不要告訴任何的人，我願意只告訴你一個」。

我當然答應了她。

「我是一個舒適家庭裏出來的，在青島上中學的時候，我一天只曉得玩，夏天，海濱浴場就是我的家。可是到了北平，上女子文理學院的時候，我忽然的變了」。

抗戰後，在平津已經讓日本鬼子佔據了以後，我才走出來，回到家，想把母親同弟弟安置了，去參加救亡工作，可是母親是享福慣了的，到武漢後沒多久，她就病故了，我照應的安了葬，把弟弟送到湖南父親的好朋友那里，我就參加軍隊了」。